

记忆中的甜味

■胡云学

如今生活在城市里，穿梭在大街小巷，映入眼帘的是，店铺林立，超市云集，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接不暇。五花八门的糖食果品，千奇百味。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孩子们真幸福，想吃有什么，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儿时为一颗糖却争得面红耳赤。

我的老家系高海拔山区，盛产芭谷。小时候，芭谷开始成熟的季节，放学回家的路上，放眼望去山坡上及路边均有一大片一大片芭谷地。

小伙伴们经过芭谷地时，书包丢在路边，蜂拥般窜入芭谷林，到处搜寻不背芭谷棒或者背芭谷棒非常小的芭谷秸秆，这种芭谷秸秆嚼出的水特别甜。

若哪个小伙伴发现一棵，就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一声高喊，大家聚拢过来，你一节我一节相互争抢着，欢笑声在芭谷林里回荡。

小伙伴们席地而坐，一个手拿一节，放在嘴角，牙齿咬住芭谷秸秆头的皮，用力一撕，撕下一块秸秆的皮含在嘴里，一边嚼一边吸流出甜味的汁。皮撕干净后，露出甜芯，咬下一口，在口中嘬吧嘬吧，汁水四溢，清凉甘洌，着实是炎炎夏日的至味。

当然也有寻不到这种甜的芭谷秸秆的时候，只好就地搬一棵背芭谷棒的秸秆，这种秸秆不是特别甜，淡淡的甜味中略带一点盐巴的咸味。这种现象带有几分破坏的不文明行为，尚未成熟的芭谷棒被丢弃在地里，浪费粮食，被芭谷地的主人发现，自然要被责骂一通，还得由父母进行赔偿。

小时候，每一年的秋收季节，父母上山搬芭谷棒，见到甜的芭谷秸秆，总是随手撕断丢在背篓里，带回家给我们解馋。一棵棵“甜甜”的秸秆凝聚着父母“甜蜜”的关爱。

甜甜的味道，除了芭谷秸秆外，每一年老屋门口的一排成熟的李子，咬一口甜甜酸酸的美味瞬间充满味蕾，还有山间桑葚、品种多样的栽秧泡（又称野山梅）、野樱桃、野生桃、野荔枝、野葡萄等等，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尝到的“甜美”味道。

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野生成熟的甜果子，父母干活了就带回家给我们解馋，或者小伙伴们上山放牛满坡找，尽情享受这山野里野生的甜味，在艰苦的时代自寻一种难得的“甜蕾”生活。

再后来，又尝到父母赶场天从集市上买回来的甘蔗，比芭谷秸秆更香甜，吃起来又脆又甜，汁水更充盈。

每当到赶场天我们都希望父母去赶场。父母去赶场总会省下一点点闲钱，帮我们买好吃的甜食。

父母赶场一到家，放下背篓，我们兄妹四个就会围着父母守望，渴望着他们能从布袋里翻出几节甘蔗、几颗水果糖、几个芭蕉果……一人分得一小份后，就活蹦乱跳离开，各自享受这难得的美味了。

当然，也有多次失望落空的时候，弟妹们哭闹着，家庭经济拮据的年代，父母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小时候，我吃到水果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位堂哥当兵退伍回来带回来的水果糖。回来当天，全寨的老老小小都去看望他，小伙伴们围着这位身着军装的大哥，羡慕不已，亲切地喊个不停。

大哥从军用旅行包里取出好几大袋水果糖来，逐一分发给我们，我们得到白兔奶糖、花生糖、水果硬糖等好几种糖，个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

我们第一次尝到了从大城市里带来的不同“甜味”水果糖，跟父母赶场买

的廉价水果糖味道确实不一样。

当时我把这些水果糖用纸包好，藏在隐蔽的地方好久，想吃了，取出来，打开包装纸，用舌头舔几下尝尝“甜味”就满足了，直至糖开始融化了，才慢慢吃掉。

物资匮乏的年代，儿时的我们很少有零食，为了满足我们这些孩童的“甜美”欲望，母亲总是想方设法为我们做一些甜食。

每一年的冬季，临近年关，母亲就开始筹备为我们做麻糖，又称“麦芽糖”。每次做麦芽糖，母亲都会叫上我协助她，如今我对麦芽糖的制作过程仍然记忆犹新。

麦芽糖制作的主要原料是麦子和糯米，首先将麦子发芽，麦芽长到一定尺寸后，将麦芽切碎，再与煮熟的糯米搅拌均匀，再进行发酵数日，就成了糟粕。待糟粕融成甜甜的汁液时就可以进行压榨了。

压榨出的汁液经过过滤，放入大锅熬糖。熬糖开始得用大火烧开，转中火熬煮时不时搅拌均匀。大概1小时，煮到挂旗后基本差不多了。

再熬煮一会儿，这时要转小火还要不停的搅拌防止糊了，再煮20分钟，用长竹筷不停地在锅中挑起糖浆，两根筷子缓缓地拉开或吹泡泡，倘若糖浆能拉开成一面宽大的旗帜，称为“打旗棍”，或能吹起很大的泡泡，有时还用手试试黏度，不粘手为宜，说明糖熬好了，可以起锅了。

熬好的糖再经过冷却、打糖、拉条、剪条等工序，就能可以食用的浅黄的麻糖了。至今回味母亲做的香甜的麦芽糖，依然散发着一段岁月的芳香。

小时候，我们最盼望的是每年春季公社卫生所医生发宝塔糖的日子。宝塔糖并不是糖，它是一种小孩驱蛔虫的药，有淡红色、淡黄色、淡蓝色三种颜色，形状像宝塔，甜甜的，我们称之为“宝塔糖”。

童年的我们总是把宝塔糖当糖吃的，只要拿到宝塔糖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那种纯真、满足、幸福的表情，至今让我难以忘却。

小时候，能吃到“甜甜”的零食确实少之又少。家里偶尔有的也只是“糖精”，只能作为甜食的调味品，如果加得太多，味道反而会变苦。那时，家中存有白糖的也只是经济宽裕的人家。

记得我第一次尝到白糖，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我突发高烧，去医院医治，家里没钱，只能找草药医治，好几天都不退烧，饭也吃不下，父母只能强迫喂一点盐巴水，这可急坏了父母。

为了让我吃下一点饭，父亲只能厚着脸面去寨子上二伯家讨要一点白糖，二伯是公社的干部，家里经常存得有白糖。

二伯听说我生病严重吃不下饭，很爽快地倒了小半碗白糖给我父亲。这小半碗白糖可成了我对付病痛的“灵丹妙药”。

母亲将两小勺白糖跟白米饭搅拌在一起，一口一口喂我，我嘴里嚼着白糖和米饭，简直香甜到了极点，一碗饭下肚，病好了大半，也退烧了，第二天病就完全好了。

有人说，人类最有效的记忆体是味蕾。总有一种味道，唤醒我们埋藏在心中最美好的回忆。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琳琅满目的甜食，却发现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了，似乎再也找不到儿时嘴馋的那种感觉。

（作者单位：望漠民族中学）

會當凌絕頂
一覽衆山小

唐·杜甫《望岳》诗句

■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张达 书



我的家乡

■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第二中学高二（2）班 汪纯纯
指导老师：杨雨滴

在困境中成长

■遵义市务川自治县都濡街道中心学校六（1）班 肖宇峻

十岁时，我从农村转去县城读五年级。新环境、新老师，让我极不适应，上课进度根本跟不上。以前在农村小学，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到了新学校，却只能处于中下等水平。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学存在差距。我努力跟上老师的上课节奏，然而成绩依旧不见起色。看着班里其他同学学习轻松的模样，这种落差感使我仿佛陷入泥潭，难以挣脱。就像第一次单元测试，我的数学卷上布满红叉，语文作文里“玩皮”的“玩”被老师用红笔圈出，正确的是“顽”，还圈出了另外两个错别字。

母亲每晚都会检查我的作业。一天，她指着应用题叹气说：“你看小涵，她妈妈是老师，她每次都考第一。”我听后，生气地摔了铅笔，喊道：“人家爸爸还是老板呢！你们啥都不会还逼我！”说完便冲进房间。夜里，我躲在被子里哭，泪水打湿了枕头。月光照在墙上，我想起父亲常说的“人不能总活在泥坑里”，于是决定制定学习计划。

我给自己安排：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校背课文，午休时做数学题，放学后看作文书。可实施起来问题不少，数学题常卡在单位换算，作文也总是围绕“我的妈妈”来写。

作文课上，转机出现了。新来的肖老师扎着利落马尾，在黑板写下“自由创作”，说：“今天想写啥就写啥，真话最重要。”我看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想起老家的梧桐树，春天时，我和小伙伴会在树下捡喇叭花串成项链。当晚，我趴在台灯下写了满满两页。后来，肖老师举着我的作文

说：“小繁同学用喇叭花串起童年，这真实情感很动人。”作文虽被圈出许多错别字，但结尾评语“文字像会呼吸的生命，继续保持真诚”，让我心跳加速。

此后，肖老师格外关注我的写作。她教我用五感观察生活，比如写桂花，要写出甜香如蜂蜜，落在手心痒痒的感觉。有次，她带我去操场观察蚂蚁搬家，我俩蹲在草丛看了一节课。她拿出小本子说：“你看那只蚂蚁，背着比自己大两倍的面包屑，像不像小勇士？”在她指导下，我的作文登上了校刊。《老井》发表时，肖老师复印十份分给全班，说：“文字动人之处，是能让别人看到你眼中的世界。”课余时间，同学围过来说：“原来你老家这么有趣！”

如今，我能用普通话流畅演讲，数学作业也无需母亲辅导。回想过去，曾经那个学习吃力、写作平淡的我，和现在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以前写作文千篇一律，现在能通过文字展现独特世界，这不仅是写作能力的提升，更是思维与表达的进步。我不再因困难而气馁，而是勇敢面对，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我十分感激肖老师，她不仅传授写作技巧，更教会我在困境中寻找希望。每当看到肖老师批改作文留下的笑脸，就想起观察蚂蚁的午后。那些曾经以为无法逾越的困难，其实是成长的契机。成长如同树木，裂痕终会变为年轮，曾经的疼痛成为生命养分。感谢在黑暗中为我照亮道路的师长，让我明白，珍贵的成长往往源于意想不到的困境。

指导老师：张杰

连盆栽都知道您爱我们

■兴义市田字格万峰林民族实验学校六（1）班 罗龙倩

记忆里总有一方天地，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推开门就能看见校长办公室的盆栽垂在窗边，叶片上还凝着晨露，在风里轻轻摇晃。

初遇胡兴青校长是在开学典礼上。她穿着黄色的旗袍站在台上，拿着演讲稿，却看着我们，把“成长比成绩更重要”的话说得像春风拂过心头。后来我才知道，她总是在晨读时悄悄在每个班的教室里转，陶醉于我们捧着课本朗读的样子；运动会时她会蹲在跑道边给运动员递水，即使鞋上沾着草屑也毫不在意。

在五年级上学期，我有幸成为学校“生命之路”的解说员。“生命之路”是校园里一条特别的小径，每一处都藏着12个地质时代的独特元素，从“震旦纪”到“第四纪”，每一处都藏着自然的呼吸。第一次练习时，我站在小径尽头，望着来来往往的同学，紧张得手心冒汗，是她坐在我旁边：“别急，想象前面是一群远道而来的朋友。”当我终于能流畅地讲解“生命之路”的时候，她眼里闪着光，像看见自己的孩子真正

读懂了这片土地。

最难忘的是用海百合（校园币）兑换来的特别奖励——去校长家做客，那12枚亮闪闪的海百合，是我在“四个学会”中得到的奖励。那天坐在她家沙发上，她讲到自己当乡村教师时，是如何把她的学生们从内向带到开朗、自信的，这次谈心深深打动了我——原来最好的教育，从来都带着泥土的温暖。

现在的我，会在运动会上高声呐喊为运动员加油，也会在农耕课上认真种下每一粒种子；会在峰林大舞台担任主持人，也会蹲下来倾听低年级同学“诚恳的话”。因为我知道，那个总说“要自信”的人，正用她的方式告诉我们：成长从来都不是赛跑，而是向阳光自然舒展的过程。

如今，每次经过校长办公室，那盆栽都在风里摇晃，我轻轻挥手，仿佛听见她说：“慢慢来，你很好。”有您在的校园，连风都带着温柔的力量，连盆栽都知道您爱我们。胡校长，与您相遇的这两年，真好！

五绝六首

■蒯海锋

题望春玉兰

园角幽篁侧，
凌寒未自伤。
不攀梅艳色，
孕育待春光。

晨雾

茫茫薄似纱，
隐隐露春华。
日出飞烟散，
鸟鸣紫树丫。

踏青杜鹃湖

碧湖如镜平，
漫岭绿芽萌。
似火鹃花艳，
莺声耳畔萦。

山崖绝处杜鹃花

虬根裂缝中，
傲立向苍穹。
沐雨风霜过，
春来满树红。

夜游公园

湖映霓虹影，
峰巅弦月明。
清风轻拂面，
蛙鼓伴蝉鸣。

山村雨后

雨霁蓝天远，
平湖碧波摇。
峰峦升紫气，
耳畔鸟欢歌。

（作者单位：长顺县教育局）

爷爷的刻刀

■铜仁市思南县瓮坪小学六（3）班 廖鑫铃

秋雨把展览厅的玻璃窗淋成模糊的水帘，我站在自己的木雕作品前，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展签上的“非遗传承人”字样。展柜里躺着的银杏叶木雕突然折射出细碎金光，恍惚间又看见爷爷握着刻刀的手，木屑像雪花般簌簌落在青砖地上。

那年我十岁，总爱趴在爷爷的工作台上捣乱。他从不呵斥，只把刻刀倒转过来递给我：“试试？”刀刃碰到硬木的瞬间打滑，在黄杨木上划出歪歪扭扭的伤痕。爷爷的笑声震得窗棂嗡嗡响：“刻刀要斜三十度入木，跟做人一样，得找对角度。”他布满沟壑的手包住我的，带着我在木纹里辨认山川的走向，在疤节处雕刻成飞鸟的翅膀。

高考前夜，我躲在阁楼翻出尘封的木料。月光漏进天窗，照着工作台上未

完成的《百鸟朝凤》。突然响起的咳嗽声惊落了我手中的刻刀——爷爷不知何时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病号服空荡荡地套在身上。“接着刻。”他沙哑的声音混着夜风，“凤凰的尾羽要像流水，一刀到底别回头。”我握着尚有他体温的刻刀，眼泪把木料上的凤凰羽毛洩成深色。

此刻展厅人声渐沸，我摸出贴身带着的旧刻刀。刀柄缠着的蓝布条已褪色发白，却还留着爷爷手心的温度。玻璃映出个穿汉服的女孩正踮脚细看展品，发间别着的木雕蝴蝶振翅欲飞——那是我爷爷最后留下的边角料刻的。雨不知何时停了，阳光斜斜切进展厅，满地木屑忽然都成了飞舞的金色蝴蝶。

指导老师：谭明亮